



6C 洪鎂婷

城市的運轉總是急促而冷冰，但在金鐘站那片混亂的人海中，月臺邊那道穿著螢黃色背心的身影，卻成了我鬱陰歲月裡最亮的一道微光。那是我求學路上極為低潮的一段日子，明明自己拼盡全力爭向上，可連續數次考試成績滑落，壓力如濃霧般壓得我喘不過氣。每當擠進車廂，看著身旁那些西裝革履、手握公務包的社會精英，我一心總想成為像他們一樣耀眼璀璨，可現實的打擊卻讓我自卑，覺得自己像個被這座龐大城市拋下的過客，四周喧鬧，心裡卻一片漆黑。

直到那天清晨，一場突發的衝突，徹底顛覆了我心中的天平。

「嘟嘟嘟……」急促的車門預警聲撕裂了月臺的嘈雜，幕門正緩緩合上。千鈞一髮之際，人群中衝出一名西裝筆挺的男子，雙眼通紅，企圖強行擠進車廂。守在黃線旁的港鐵指揮員果斷跨出半步，雙臂一張，如同定海神針般將他穩穩攔在安全線外。「砰」的一聲，幕門關上，列車呼嘯離去。

被攔下的男子頓時惱羞成怒，指著指揮員聲嘶力竭地吼道：「你不也只是替人打一份工嗎？難道你不理解上班趕時間的心情？你知不知道錯過這班車，我很有可能會遲到！」言語如利刃般刺痛。周圍乘客冷眼旁觀，空氣中瀰漫著壓抑的冷酷。面對無理的謾罵，指揮員沒有氣急敗壞地反駁，也沒有滿腹牢騷地怒視。他只是抹去額頭上的細汗，隨後微躬下身，用沙啞而溫和的聲音說了一句：「先生，衝門好危險，下一班車好快就到。」

那一刻，我看清了他那張飽經滄桑、滿是皺紋的面龐。那位曾經是我眼中「成功」的精英，在慾望與急躁中面目猙獰；而這位被我忽略的平凡指揮員，卻在辱罵聲中展現出平靜而堅定的尊嚴。



微光常在

翌日清晨，一線破曉的曙光穿透車站月臺的玻璃門，折射在指揮員的身上，將他那件略顯陳舊的螢黃背心照得溫暖而明亮。是他！昨日那個恪盡職守的他，原來他一直都在，只是瘦小的身影在烏黑的人群中顯得微乎其微，平日是我不曾留意。他依舊站在那裡，腰間掛著小小的擴音器，擲地有聲地喊著，手中的指示牌劃出果斷的弧線。晨光在他的眉眼間跳動，洗去了昨日所有的委屈，只留下對職責的坦蕩。

看著他在晨光中挺拔的身影，我心頭那層因考試失利而籠罩的陰霾，悄然被滌蕩乾淨。我總是把一次考試的失敗看成定奪生死的關鍵時刻，用它來否定平日那個默默付出的自己，可微光雖小，但因日日堅持，在漆黑的夜裡依然能夠熠熠生輝。

我終於頓悟，原來我們不必一味追逐車廂內那些光鮮亮麗的高光，角落裡那一抹螢黃色的他們，一樣在自然的天地裡發光發熱，縱使面對生活的磨蝕與誤解，卻依然坦蕩地守在自己的位置上。「苔花如米小，也學牡丹開。」他們或許沒有站在聚光燈下，而是選擇在幕後默默維持秩序。他們面對喧囂與困境，依然選擇恪盡職守，默默付出。這道微光看似微如米粒，卻因為永恆地存在，在黑夜中總是給人指引明道。

那一天，我重新握緊了書包肩帶，跨上了駛向學校的列車。我不再焦慮自己是否能成為耀眼的太陽，因為我知道，只要守住內心那份執著與韌性，哪怕只是一道微光，也足以照亮屬於自己的漫長黑夜。

<完>